

演教員的教育心

香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陳瑞如與陳恆輝的故事

The Actor-Teacher's Heart in Education

The Story of Chan Shui Yu and Chan Hang Fai Andrew from Alice Theatre Laboratory, Hong Kong

鄭黛瓊 Tai-Chiung CHENG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副教授



英國的教育劇場（Theatre in Education，縮寫為TIE）的演員有一個特別的名稱「演教員」（actor-teacher）。陳瑞如是香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Alice Theatre Laboratory）¹的行政總監，也是位成熟的演教員，她是劇團裡的靈魂人物，和藝術總監陳恆輝共同創立了這個劇團。自1998年至今，經過多年的耕耘，「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聲望，已經成為香港劇場界的重要文化標誌之一，此劇團的作品透出實驗特質很強的風格，台灣對他們有印象，主要是因為他們精彩的專業劇場作品受到矚目，自2015-2016年受邀至台灣演出的劇目就有四齣：《十方一念》、《卡夫卡的七個箱子》、《四情旅店》、《三生三世》，很受台灣劇場界人士與觀眾的重視。但是，他們另外一個向度—教育劇場，與他們在實驗劇場創作的作品，同樣的重要而亮麗，這部分卻是不為台灣的教育戲劇工作者與讀者們所知的。多年來，他們在香港經營的戲劇教育工作，將英國的教育戲劇（Drama in Education，縮寫為DIE）、教育劇場、美國的創造性戲劇（creative drama），引進香港，受到藝術發展局與教育當局、學校與教師的重視，踏實而豐富的創造力，使得他

們贏得長期的支持，他們的作品真實有力，成為學校教師信任的夥伴，更吸引了當地許多教師參與他們的師培課程，成為當地很有影響力的戲劇教育的推手。本文將從這個角度來介紹這個劇團的靈魂人物之一—陳瑞如，探討她是如何從演員拓展為演教員的歷程，提供給我們台灣相關的劇團與關心運用戲劇作為教學媒介的人士參考；再從導演陳恆輝的角度來看，如何在教育劇場環境裡，為學子和教師們設計一個符合教育和美的教育活動。

踏進專業劇場的第一哩路

從小就喜歡演戲的陳瑞如，對戲劇有著一種特別的熱情，她回憶兒時，她會朗讀，平常不喜歡聊天，一旦遇到表演，整個人的表現就脫胎換骨。1990年她高中畢業，明明可以進大學就讀，她卻不怕父母反對，報考香港演藝學院，不顧學歷只顧興趣，她只想表演，當個專業演員。在1994年畢業前一年，進入中英劇團，展開她為期五年在中英劇團的專業演員生涯。當時香港只有三個專業劇團：中英劇團、香港話劇團和赫墨坊劇團。陳瑞如回想

劇團的生活，和學院裡的訓練很不一樣，學校裡，他們常常演出的是像莎士比亞、蕭伯納那樣作家的經典名劇，但是在劇團裡，主要演出原創劇，劇本往往不一定是成熟的，即使這樣，演員仍舊要敬業的去演出。到了第三年，她開始有些困惑，開始思考「究竟我想要作演員？還是想要作戲劇？」她發現這是不一樣的，所以決定到英國看一看。

儘管她在中英劇團還是以演出主戲裡的主要角色為主，不滿意只當劇團裡的「漂亮寶貝」，她決定要學一些特別的東西；也在這期間，她參與了劇團裡其他一些學校巡迴（school tour）演出的業務，讓她有機會和兒童觀眾接觸，她因而發現了一些有趣的事，而在此之前，她從未想過當戲劇教師，也沒想過當老師，卻因為校園巡演，開始了她與教育場域人士的邂逅。

在中英劇團的五年中，她參與了三季（seasons）的校園巡迴演出，每一季平均要演出20-30場，每一場約1小時，每場觀眾100-120名。這樣的演出，她覺得最有意義的事是：對演員表演能力來說是充滿挑戰。首先，演員的表演要很真實生動，才能引起觀眾共鳴，否則兒童觀眾的反應是很直接的，喜不喜歡是直接反應的；其次，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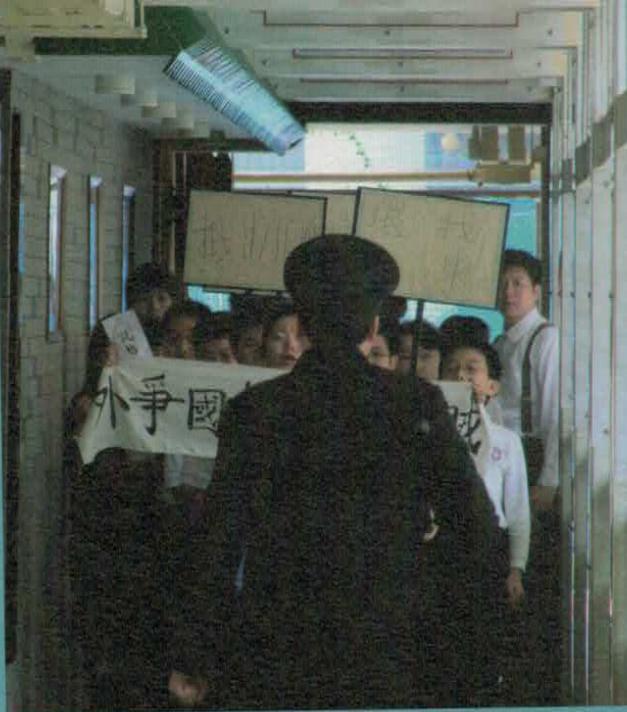
園巡迴演出，裝扮與服裝簡單，而且沒有燈光，靠的是演員的演技與說故事的技巧來吸引住兒童，如果失敗，演員在台上就很尷尬，所以演員必須要有實力來吸引兒童；其三、沒有專業的表演空間，往往在學校裡的教室、活動室與禮堂，演員成為吸引觀眾最關鍵的途徑，溝通的空間是親近而無所遁形的。這樣的體驗，引發陳瑞如對和兒童觀眾互動的內涵產生了興趣。

與教育改革的邂逅

90年代的香港，充滿著教育改革的風氣，香港有一個「優質教育基金」（QEF），只要機構有好的專案，可以向他們提出申請，通過者可得到經費的贊助，愛麗絲實驗室有許多專案，是受到這個基金支助的。當時香港教育學院（現今香港教育大學）教授數學的鄭振初博士，是第一位將英國教育戲劇介紹給她和陳恆輝的人，鄭博士至今仍是這個劇團的顧問。當時「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尚未成立，也是她和陳恆輝摸索未來發展的一段關鍵旅程。鄭振初關心著香港的優質教育發展，也獨具慧眼地意識到英國教育戲劇的教學方法對於教育的貢獻與可能性，加上他在教育大學任教必須輔導許多學校，因而與許多校長結識，這使得他拓展戲劇輔助教學的可能性有了實驗的空間。1998年，香港優質教育基金剛成立，他協助學校申請了第一個《普及戲劇教育計畫》，邀請藝術家進到校園教導藝術，因此鄭振初便邀請了這兩位年輕劇場人和他一起開展教育的冒險之旅。根據陳瑞如回顧，當時受到美國、英國和台灣將戲劇放進課程綱要的影響，使得許多教育人士也思考將藝術放進課程裡的可行性，而戲劇是其中內容之一。在當時的香港的教育界對英國的教育戲劇，還只是停留在淺層的認識，探討的戲



1 教育劇場《野孩子》在國小的演出劇照。



2 運用校園空間，創造並還原歷史抗議現場，演教員引導學生參與戲劇活動。此為教育劇場《五四運動》。



3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教育劇場《戲說三國》製作團隊，第一排正中央兩人左邊是編導陳恆輝（藝術總監），右邊是資深演教員陳瑞如（行政總監）。

劇教學主題，主要關注在兒童的自信、勇氣等話題，一切都在摸索階段，有熱情但無理論和具體方法。就在這摸索階段（1998-2000）裡，陳瑞如和陳恆輝參與了許多專案，和學校的教育有了更豐富的接觸。只是那時的戲劇教學還很傳統，手法上往往是以演出為導向，常見的是以高壓磨練的權威方式，來排演一齣兒童演出的兒童劇，陳瑞如心中又燃起了疑問，真的是這樣引導兒童演戲嗎？她喜歡看到兒童純真的表演，完成創作後的喜悅。

當時香港學校的戲劇教育的推廣有一個盛會—「香港學校戲劇節」(HKSDF)²，陳瑞如以前中英劇團的同事陳玉蘭參與其事，需要找一位評審，於是找她搭檔。這是香港多年來的傳統，為了鼓勵學校使用戲劇來進行聯課教學，香港教育局歷年主辦學校戲劇節。他們的作法是先將香港分區，每區有兩位評審，負責區內若干學校，要參加的學校先進行報名，然後教育局派專家進行各校演出訪視，從中挑選最好的學校，最後在特定的大型劇場演出競賽，再進行最後評比，是香港學校戲劇競賽的大事。陳瑞如向陳玉蘭提及想要進修之事，當時陳玉蘭（目前也是香港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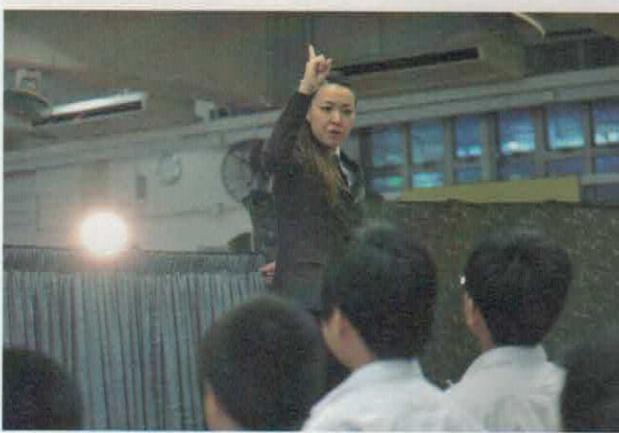
劇教育的推手之一）正在英國中央英格蘭大學（UCE，現在改名為 BCU）進修，便向陳瑞如推薦。2000 年夏天，陳瑞如和陳恆輝便至 UCE 的教育學院攻讀戲劇教育，筆者也在那年至 UCE 攻讀，與他們成為同學。

教育劇場（TIE）喚起她整合戲劇與教育的熱情

發現以前對教育劇場的認識是錯的，並且立刻認錯修正，緊抓住對的人學習，這是陳瑞如求知的態度與勇氣。陳瑞如自述在 UCE 求學前，她那時在中英劇團做過 TIE 的製作與觀念，到了 UCE 後，整個觀念翻轉過來了，心中那個目的「尋找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戲劇教學方法」這個初衷，也是她的核心動力，而這股動力一直貫串著她接下來十幾年的行動。她說她所有戲劇教育的知識與作法，都是從 2000 年在 UCE 的國際夏季學校（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課程開始。在這裡，她從 David Davis 學習教育戲劇（DIE），從 Geoff Gillham 學習 TIE。過去她的 TIE 經驗著重在外在表現的手法，而 Geoff Gillham 總是說「你關心甚麼才是重

點」，這樣的態度與思考，產生了不同的創作角度，這給她和陳恆輝很大的衝擊，讓他們緊緊抓著 Gillham 求教。

當年回香港，他們沒有立刻創作教育劇場的戲劇活動，因為 TIE 需要更多的準備，特別是資金的挹注；因此，他們先做的是教育戲劇的應用，與學校教師合作，進行創新與優質教育的戲劇教學活動設計，2000 年，她和陳恆輝做了很多的課堂劇。他們進班教學，累積了許多戲劇教學作品，示範如何用戲劇來教學。有一些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很喜歡，學生反應熱烈；但是，卻引起了當時一些劇場前輩的抨擊，說他們做的不是藝術。這對他們當時是一種打擊，然而一如陳瑞如所言，他們就在教育界主張優質教育的校長和教師的支持下繼續前進。這樣的學習與求知的動力是驚人的，他們在 2001 年，將他們在 UCE 的學習與他們的閱讀，整理出來一本手冊《戲劇教育》，這是他們第一本手冊，內容可以看到他們對戲劇教育的思考、提問與找到的答案，一方面貢獻給學習教育戲劇的同業教師參考，另方面也為自己學習教育戲劇和教育劇場留下學習的軌跡，而他們的戲劇教育和教育劇場的模式，自此建立了根基。



4 教育劇場《戲說三國》演教員陳瑞如引導觀眾參與討論情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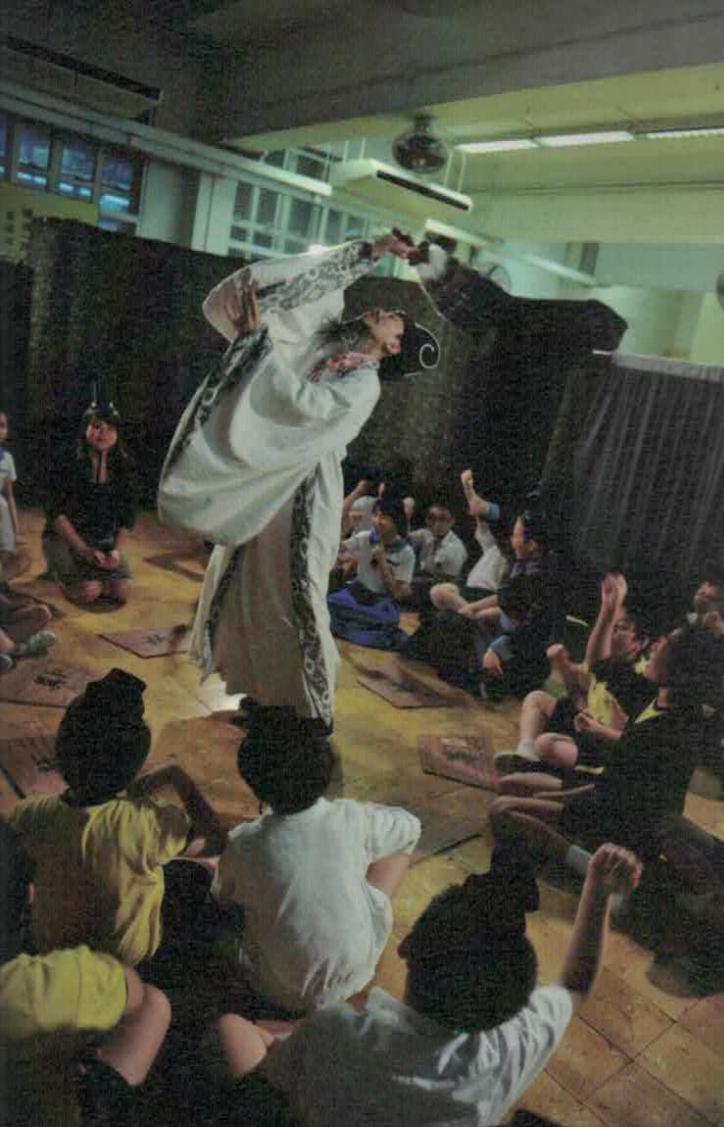
Geoff Gillham 的鼓勵引動創作 TIE 作品

如果說，在陳瑞如心裡有一位教育劇場導師，那就是 Geoff Gillham。Geoff Gillham 是英國教育劇場的領袖之一，為 TIE 奮鬥超過 30 餘年，在倫敦的 Cockpit 教育劇場劇團（Cockpit TIE Company）擔任藝術指導，創作許多新的 TIE 作品，他一生寫了 40 多本 TIE 劇本，但從未出版。2001 年因癌症過世，David Davis 還為他編輯了一本劇本集 —《Geoff Gillham：教育劇場和少年劇場裡的六本劇本》(Geoff Gillham: Six Plays for Theatre in Education and Youth Theatre)。

談到這裡，陳瑞如止不住內心激動，她表示雖然 2000 年自英國返回香港，她沒有立即創作 TIE，但是心中已經醞釀一些想法，雖然仍有與 Gillham 聯繫，但有些問題，還是想要回英國去找 Gillham 當面請益，沒想到正當她要回英國唸書時，Gillham 已經去世了；而在他去世前，還送了一份郵件給陳瑞如，關心她的 TIE 創作進度，並寄了他的創作作品檔案給她，提攜後進之心溢於言表，宛如傳承衣鉢一般。這讓她深深感受到機會要把握，創作要及時；Gillham 給她樹立了一個典範，即使在重病的時候，他也不停止工作。

因此，她不再拖延，2001 年，她和陳恆輝就開始寫企劃案，申請經費，創作他們第一個教育劇場的專案作品 —〈我愛新移民 — 教育劇場實驗計劃：小學教育劇場之《理想之國「卡比利亞」》〉，2002 年，他們推出這個作品，並在校園間巡迴演出，創作屬於香港自己的教育劇場（TIE）的作品。她參考了英國教育劇場劇團的演出手法，並做了一些調整，發展了屬於他們第一個 TIE 作品的風格形式：

1. 敘述形式：情節分段發展，演教員入戲並引導觀眾深入討論。



5 教育劇場《戲說三國》劇照，中間是諸葛孔明。

2. 提供相關文獻參考資料：劇團會提供演出相關資料給參與的學生事先閱讀。
3. 她強調要有一個比較好的場景：所以要和學校當局與教師合作，與以前在中英劇團時那種方便攜帶，演完就帶走的方式不同。
4. 參與的學生人數設限：不超過 40 人。

在這個製作裡，她擔任了導演之一（按：陳恆輝是另一位導演）與輔助者（facilitator），她說她一直在探索如何讓學生相信他們呈現的戲劇世界是真的，因此她需要好的場景幫助學生入戲，而且故事很重要，好的故事承載好的議題，能引起學生注意，好的角色也有助於吸引學生的專注力，演教員要如何入戲？引發衝突與思考；她身為輔助者（facilitator）如何入戲？引起討論；如何讓學生入戲而發現不是真的時，又能夠持續的看下去，並願意

與劇中人物參與討論；她要求他們演出時，要讓自己「好像在戲裡面」，身歷其境的體驗事件。陳瑞如說她從第一個製作裡，找到了如何創作一齣教育劇場節目（program）的氛圍（atmosphere）。

演教員能力的建立與發展

至於在教學和擔任演教員上，她的專業能力建構的來源有三部分，Geoff Gillham、Dorothy Heathcote 與 SCYPT 期刊。正好是陳瑞如成為演教員的內在修養的三個向度：Gillham 累了她動力和觀念、作法，啟動了她創作教育劇場的原動力，這是一個從導演的宏觀角度來入手的教育劇場創作者的角色；那麼，Dorothy Heathcote 在教育戲劇（DIE）裡的教學實踐與觀念，則是給予她身為教員的養分，讓她在面對學生時，知道如何無障礙地與學生溝通至達成共識。她在 UCE 看了許多 Heathcote 的教學影片，看到她沒有課程教案，只和學生聊聊，順應學生想要創作甚麼樣的題材，她就大膽地和學生一起創作他們的戲劇，感佩 Heathcote 的勇於挑戰和改變的精神，對於創新教學是勇於追求的態度。因此，在磨練自己成為能使用教育戲劇技巧的教師時，她便模仿 Heathcote 這樣的做法，她認為教育戲劇是培養演教員必備的素養與能力，因為她們都有演員的根基，這使得她們同樣能享受面對這樣的即興創作和變化的挑戰，陳瑞如說在香港她有很多戲劇教學，就是學 Heathcote 的方式，不用教案，而是跟學生一起討論要創作什麼題材的戲劇，綜合來說，Heathcote 對陳瑞如最大的影響是她和教師、學生們的溝通對話，有著很深遠的影響，但她另外一個友人就無法如此從容，看來這個問題未來在師培上還有些空間值得深究；SCYPT 期刊裡的教育劇場的專文，提供了專業 TIE 的知識，包含

了創作模式和概念，附帶一提的是，最初將 SCYPT 期刊專文的影本，放進陳瑞如的手裡的是 UCE 的指導教授 David Davis。這些人的關心與她對劇場尋找生命意義的熱情，轉化為心中的故事和手上的資料，都是陳瑞如從她的演員角色，拓展為教育劇場演教員角色的關鍵內容。2017 年 6 月 18 日，她在她的臉書上寫下這樣的心情：

謝謝 Professor David Davis，在第一年 Summer School 完結時，送給我一份珍貴的教育劇場資料，是重要的 SCYPT 剪報，當中記載了英國教育劇場全盛時期的概況，這對我團日後劇場教育的發展有莫大幫助。

還有是 Geoff Gillham，記得那一次唯一及最後一次的會談，他那分對年輕人的關注及對社會事件的關愛，令人拜服，在他離世前寄給我的那一封信，更成為我推動劇場教育的動力。（陳瑞如，2017）

陳瑞如指出演員演戲有一個內化過程，這個過程是「有機的」（organic）。身為演員，她常常需要找一些議題與資料，深入閱讀後，放在心裡內化，使資料成為她的一部分；然後再思考觀眾參與的部分，思考如何與學生對話，在這個層次上，Heathcote 的教學模式，反而成為她重要的參考對象，她在實務經驗裡發現 Heathcote 隨機應變的能力和觀念是對的，因為「面對兒童，如果老師不會變化，什麼也做不了」（陳瑞如，2016.10.6 採訪稿）。這讓筆者想起多年前，筆者曾探訪位於威爾斯的一個教育劇場劇團 Theatre Powys，他們的教育劇場也參考了 Dorothy Heathcote 的教育實踐，即使 Geoff Gillham 也採訪 Heathcote 並書寫專文，介紹 Heathcote 對戲劇或生活層次理解的分析（Gillham, 1997），可見 Dorothy Heathcote 與英國的教育劇場發展關係密切。在陳瑞如和陳恆輝的《戲劇教室》一書裡，詳載他們教學時主要使用的戲劇活動策略，也包含了 Heathcote 的方法專家衣鉢（Mantle

of the Expert），而且這些技巧也正是在他們的課程劇裡常常使用的技巧，帶領學生探索和認知世界。

創作香港的教育劇場節目與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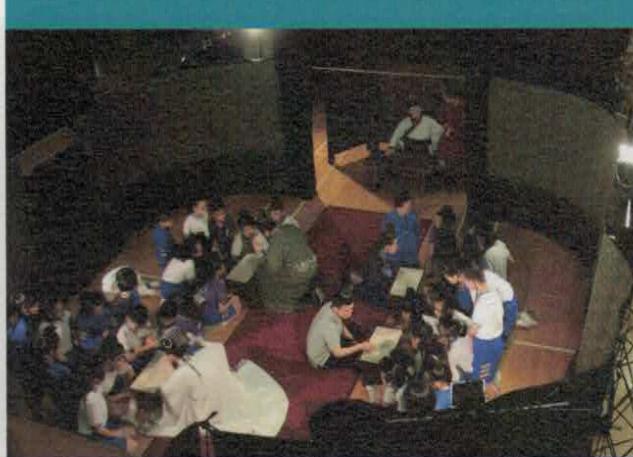
創作必定以內容為根基，內容的取材來源豐富多變，因此創作者延伸探索知識領域的觸角，尤其需要敏銳且靈活，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團隊是用功的，每個教育劇場專案的經營，都是他們共同演讀並充分討論而發展出來的。自 2001 年起開始策畫製作教育劇場，2002 年，他們推出第一個教育劇場的專案節目〈我愛新移民—教育劇場實驗計劃：小學教育劇場之《理想之國「卡比利亞」》〉，至今已十七年，他們運用教育劇場、戲劇教育和學校教育結合，共同為香港優質教育的推動而努力，中間雖然有一些中傷，批評他們作的不是藝術，但是陳瑞如說：「一堂好的戲劇課，等同一個優秀的創作，一件出色的藝術品。」（陳瑞如，2017）Gavin Bolton 對攻擊他和 Heathcote 的學者們反擊說道，他關心的即是優質教育（good education），而 Heathcote 更指出課堂即劇場，當然有了好的教學方法，不但應用在一般課程上有效，也可以應用在藝術教育上。教學的歷程即是一個藝術作品，具有戲劇形式的作品，學生是參與角色，角色必然在過程中成長與轉變，一如戲劇藝術作品一般。設計活動的教師所規劃的課程設計細膩完整，才能觸發這一切，因此，教師身為設計者，自然也應是藝術家。

十七年來，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秉持著實驗室的精神，創作了 11 個教育劇場專題節目，而且其經費來源，從優質教育基金會逐漸展開為劇團自籌，而且活動規模日漸擴大，這意味著教育劇場在香港的學校教育中廣泛被認同，而劇團的作為有被社會與學校關心優質教育的人們所接受。其演出劇目如下表（表 1）：

表 1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教育劇場製作年表

年份	計畫名稱	演出劇目	資助機構	參與學校
2002	《我愛新移民 — 教育劇場實驗計劃》	《理想之國「卡比利亞」》	香港藝術發展局	六校
2004-2005	香港藝術發展局戲劇推廣計劃「以眼還眼？教育劇場計劃」	《以眼還眼？》	香港藝術發展局	十校
	幼兒戲劇教學體系發展計畫	《月宮寶盒》	優質教育基金	二十六校
2005-2006	德育劇場 — 個人成長戲劇及劇場教育	初小篇 — 《野孩子》(圖 1) 高小篇 — 《罪與罰》	優質教育基金	初小篇 — 六校 高小篇 — 六校
2006-2007	教育劇場之鴉片戰爭 — 透過劇場認識祖國並建立愛國心	《鴉片戰爭》	優質教育基金	七校
2007-2008	教育劇場版《走向共和》— 運用劇場實踐跨科學習並從中建立自省自強之救國心	教育劇場版《走向共和》	優質教育基金	十四校
2008-2009	教育劇場計劃之五四運動 — 透過劇場提高國民意識及文化藝術創意	《五四運動》(圖 2)	優質教育基金	十三校
2009-2010	教育劇場《始皇帝的最後一夜》— 透過劇場認識歷史及提高批判性思考能力	《始皇帝的最後一夜》	優質教育基金	十六校
2010-2011	教育劇場《戲說三國》— 透過劇場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語文能力	教育劇場《戲說三國》(圖 3、4、5、6)	優質教育基金	十八校
2012-2013	中學教育劇場之《香港日占時期》	《香港日占時期》(圖 7、8)	優質教育基金	八校
2015-2016	戲說《西遊記》— 透過劇場提高教師教學能力及學生創意	戲說《西遊記》(圖 9、10)	優質教育基金	八校
2016	2015-16 學校文化日計畫	《孝感動天》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二十二校
2016-2017	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畫	《姬明傳》	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	十四校

可以看出這個劇團的創作文本以歷史和通俗文學為創作基礎，引導學生入戲思辨議題，由上表所示，可以看到自 2005 年起，優質教育基金成為該團教育劇場創作的重要支持者，教育劇場與優質教育合流。大量的創作需要大量的技巧來支援，他們的用功，從他們戲劇教育的相關出版刊物與書籍目錄，可見一斑（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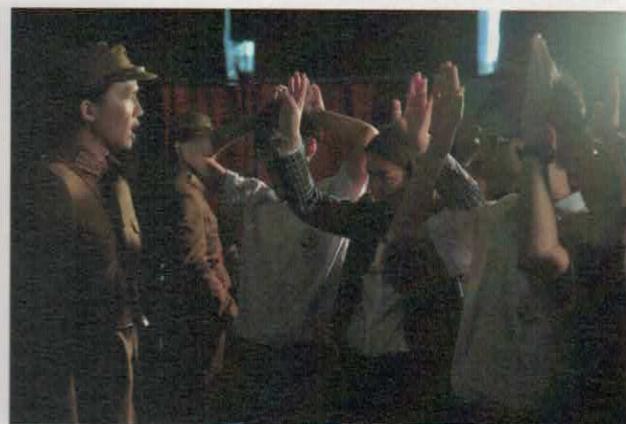
6 教育劇場《戲說三國》劇照，集體入戲，更深入的觀眾參與。

表2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相關戲劇教育出版品出版年表

年分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2001	戲劇教育：讓兒童在戲劇中學習和成長	陳恆輝、陳瑞如	嘉昱有限公司
2002	「小學戲劇課程研討會：小學戲劇教育的定位、價值及推行的可行性」及研習手冊（含五間學校之校長和教師的體驗與看法）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2002	「小學四年級教育戲劇實驗計畫」出版套書： 戲劇教學光碟 戲劇導師專用手冊 戲劇課程教案：小四篇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2003	《初中戲劇教育試教課程》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香港藝術發展局
2003	《戲劇教室：高小戲劇教育指南》	陳恆輝、陳瑞如	熱文潮有限公司
2004	《小學戲劇科的未來：探討戲劇科在小學的生存空間》（研習手冊一 探討將戲劇納入小學課程的可能性）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2004	《戲劇科的宇宙：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戲劇課程文獻》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與嗇色園主持此專案計畫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2005	《教育劇場「以眼還眼？」教學專書》(TIE)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2005	《幼兒戲劇教學體系發展計劃：幼兒戲劇教學文獻》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與保良局幼兒服務部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2006	《小學德育及個人成長戲劇教學指引》（此為「德育劇場－個人成長戲劇及劇場教育」計畫的教材與教法專書）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2007	《鴉片戰爭：融合國民及道德教育之戲劇教學》（「教育劇場之鴉片戰爭－透過劇場認識祖國並建立愛國心」計劃配套出版品）(TIE & DIE)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2008	《走向共和－國情戲劇教育教案集》（含光碟）(TIE & DIE)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2009	《中國三部曲之國情戲劇教學專集》（此為三年 TIE 專案計畫的教材教法）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2010	《始皇帝的最後一夜：教育劇場手冊》暨《這刻齊來入戲》戲劇教學專輯光碟 (TIE & DIE)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優質教育基金贊助
2011	《三國劇場：教育劇場手冊》暨《三國劇場：戲劇教學專輯光碟》(TIE & DIE)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2013	《中學教育劇場之香港日占時期：教育劇場教學手冊》暨《中學教育劇場之香港日占時期：戲劇教學專輯光碟》(TIE & DIE)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2016	《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之魯迅與張愛玲：戲劇教學計畫》教材套 (DIE) 《戲說西遊記》戲劇教學專集 (DIE & TIE)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7 中學教育劇場之《香港日占時期》，中間演員為陳瑞如。此為以二次大戰為背景的歷史議題，針對中學生設計的教育劇場節目。



8 《香港日占時期》劇照，二戰期間日本軍進占香港的戲劇畫面。

由前表可以見出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在香港的教育劇場與戲劇教育推動的發展軌跡與方式。首先，他們的運作理念，劇團的教育劇場的演出與戲劇教學是配套的整體規劃，教育劇場與教育戲劇是一個完整的教學模式在運作著；其次，他們實驗與推廣的足跡，從幼稚園、國小，逐漸推廣到初中、高中（按：依據香港學制）；再者，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對教育劇場和教育戲劇一開始就定位在優質教育之中；最後，在教育界越來越多人支持下，劇團逐漸的成熟與開展，也參與戲劇藝術教育進入課程的契機，發揮他們的影響力。可以見到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教育劇場的推動，與香港優質教育的推廣有著密切的關連。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教育劇場特徵 — 教育劇場（TIE）涵蘊著教育戲劇（DIE）

如果說教育劇場是外在的顯現形式，那麼教育戲劇則是這外在形式的核心內容，它們是一體的，這樣的概念與認識，從他們一開始創作教育劇場時，就已經顯現這樣的認知。這個劇團一開始就從教育傾向起家的。1998年，最早工作室的名稱是「愛麗絲教育工作室」，愛麗絲是陳恆輝取的名字，原因是他們服務的對象是兒童，而且他喜歡《愛麗絲夢遊奇境》的故事，再者他認為「這故事的整個過程就是教育過程。」一開始，工作室是以陳瑞如的教育熱情所推動的，所以他們主要的推展焦點是教育戲劇，當時還沒有實驗劇場，當然他們本身所受紮實的專業劇場教育，這些專業技能一直是在身上的，只是工作室啟動時是以教育為目標，這可以說明他們為甚麼一開始便把教育劇場定位在教育上，而且與教育潮流一美的教育合流，事實上，就英國的教育劇場的發展脈絡來看，也是如此，一開始這個劇種的發明目的，就是為了輔助學校達到更好的教育結果。



9 教育劇場《西遊記》演教員與觀眾入戲互動畫面。

因為有這樣的背景基礎，工作室選擇以教育戲劇和教育劇場為出發點，其來有自。為了達到更好的教育目的，陳瑞如發現儘管有演出，也做教師培訓，但研習的教師們卻是很少會在自己的課堂裡，試著用教育戲劇活動輔助自己的教學。因此，她與陳恆輝深入討論研究，發展出一套屬於香港人適合的教育劇場模式，來幫助教師理解劇團所設計的活動內容與教育的契機，教師在整個活動裡不是看戲的人，他們是劇團的夥伴，是參與這個製作的一分子，一起來共築一個完整的教育劇場情境，以達到學生們能順利進入教育劇場情境裡，讓學生可以深入議題，理解議題，進而討論與思辯議題，最後能夠形成見解，並得到議題裡所要闡明的意義。

他們的題材出自教師伙伴們的建議，就喜歡嬉鬧的兒童劇觀眾的角度來看，或許會覺得嚴肅。事實上，這是和老師們討論出來的結果。請記得教育劇場是為了協助學校教師教學所創作出來的劇場形式，而教師在一般教學上最難處理的便是議題，教育劇場正是專門設計好讓參與者思辯議題的場域。所以，劇場產生的氛圍，不是為了快樂，而是正視問題與討論問題的勇氣，和引動關切議題背後身而為人所重視的意義的熱情。一旦引動關切人的熱情，那種高昂的志氣，比歡樂的高潮更有力量。在教育劇場中，創作者最在乎的是事實真相的討論，所以每個參與者，包含學生觀眾在內，都應對所參與的情境與貢獻的思想，甚至最後的意義負責任。



10 教育劇場《西遊記》演教員更深入的引導學生參與思考與討論劇中情境。

因此，故事題材呼應學校教師上課內容，正能夠協助學生更真實的深入思考課題。

為此，他們的作法有下列幾個部分：

- 一、教師工作坊：將教育戲劇的技巧與教育概念視為教師們必須具備的能力，透過研習課程，讓他們理解教育戲劇的策略和方法，可以建立他們對劇團設計的活動的理解、溝通與信任（圖 11、12、13）。
- 二、提供教材教法：在劇團至學校演出前，他們會提供相關主題的教材教法給教師，好讓他們可以在參與教育劇場活動前後，以教育戲劇的方法，引導學生對議題作更深入的探究。
- 三、劇團的教育劇場製作：專業的演教員、布景、服裝與音效，提供最好的入戲討論議題的氛圍。
- 四、提供教師後續的協助服務：劇團會安排人員到學校，看教師使用他們的教案與方法後的結果，針對他們的反饋予以協助。

陳恆輝以他創作的教育劇場作品《三國劇場》為例指出，演出學校的教師會先參加他們的工作坊，取得教材教法，於是再將這套教案應用在自己的班級裡，這是他們的前置工作坊，學生在參與教育劇場活動前，從教師這裡得到了一些先備知識。然後，藝團造訪指的是劇團來校演出，演出後，教師會再取劇團

提供的後置工作坊的教案，和學生進行後續的探討。

因此，他們的整個活動設計就有「ABC」三個層次：
A 層次—前置工作坊，從「黃巾之亂」到「三顧草廬」（台灣稱為「三顧茅廬」），由教師使用教育戲劇策略教學。

B 層次—藝團造訪，演出「赤壁之戰」，由演教員親自引導。

C 層次—活動是「三戲周瑜」，教育戲劇活動同樣由教師負責。

《秦始皇》的議題，也是出自教師們的建議，《三國劇場》、《西遊記》都是出自學生喜歡的課外讀物而定的主題。陳恆輝表示，他個人喜歡歷史，常常看到許多學生對歷史沒有興趣，學不好，就想要以新一點手法引起學生的求知興趣。基本上，教育劇場的演出部分是「藝團造訪」的單元，一般長度是 90 分鐘，不含老師負責的前、後置的工作坊。根據陳恆輝表示，前後置的工作坊，這個部分在執行上，教師往往不會完全使用他們設計的教案，因為教育戲劇是一種細膩的教學，需要更多的時間，但是香港教育當局有許多政策需要教師配合，因此，教師們在配合政策與趕課程進度、考試的需求下，只能是量力而為的使用他們的教材，這也使得教師們往往會部分選擇性的使用他們的教學單元。儘管如此，自 2002-2016 年

間，15年以來，他們已經透過師培的工作坊，和許多教師們分享了教育劇場和教育戲劇，有許多人因此成為他們的好朋友，成為美事。

教育劇場從優質教育到教育美學的可能性

優質教育必定涵蘊著課程美學的概念，對教師有著藝術家的期許。教育的目的在幫助學子形塑自己，而教師的課程設計，也是為了協助形塑學生，這樣的自我創作與創作教學具是藝術的行為，如此看來，學習便是藝術創作的行為，優質教學必也是經過精心設計所產生的，精良的課程規劃也必然如同藝術創作般縝密的思考與設計，以達到「成人之美」（馮朝霖，2006）的境地，這才是教育的最終也是最美好的目的。如此看來，「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致力於成就這樣的教育理想，創造出學習情境，讓學子在角色扮演中理解真實，並在人我之間的互動中建立自己的認知結構，教育劇場也有著教育美學的底蘊，正如陳瑞如所說的：「編作一個好的教育劇場節目，媲美製作一個四小時的經典莎劇，是一件美事，也是一門學問。」（陳瑞如，2017）

注釋

- 香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Alice Theatre Laboratory）官方網站，其內容詳細記錄該劇團的創團宗旨，以及形式豐富的劇目與出版書籍，請參閱網址 http://www.alicetheatre.com/about_us.html
- 關於「香港學校戲劇節」（HKSDF），可參考香港學校戲劇節官網說明：「香港學校戲劇節的目標是鼓勵學校把戲劇發展為一項經常性的學校聯課活動。這項活動是由九龍樂善堂贊助。戲劇節包括訓練期、學校演出期和公開演出期。為協助學校完成學校演出期的戲劇製作，參加的小學及中學均會獲得津貼；獲邀參加公開演出期的中、小學，更可獲得額外津貼。」，取自 <http://www.edb.gov.hk/tc/public-admin/related-bodies-schemes/edu-schemes-fund/drama/index.html>

延伸閱讀

- 陳瑞如、陳恒輝（2001）：戲劇教育。香港：嘉慶有限公司。
 陳恒輝、陳瑞如、梁智聰（2011）：三國劇場教育劇場手冊。香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馮朝霖（2006）：希望與參與 — Freire 教育美學推衍與補充之嘗試。載於王蕙蘭李錦旭主編、批判教育學：台灣的探索（pp. 137-167）。台北：心理出版社。
 Geoff Gillham(1997). An Analysis of Dorothy Heathcote's 'Level' of Exploration. SCYPT Journal, Autumn, no.34, 9-16.



- 陳瑞如為教育劇場《戲說三國》演出所做的教師工作坊，可以見到她生動的肢體表情，與教師們的專注學習之情。
- 《戲說西遊記》的教師培訓，陳瑞如使用 Dorothy Heathcote 的技巧，向教師們說明劇中內容。
- 《賣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畫》是他們最新的教育劇場專案，陳瑞如主持教師工作坊，進行演出前的前置工作。